



陈子善：深耕现代文学史料的盟员学者

●殷志敏



▲图为陈子善(左二)领奖照片

日前,民盟盟员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子善获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最高荣誉“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”,他也是第二位获此奖的上海学者。

故纸堆里的“探案者”

陈子善教授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,多年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,尤其在作家佚文发掘、版本考证和史料整理方面成就卓著。

1976年,陈子善留校任教后即参加《鲁迅全集》的注释工作,由此养成了从第一手史料出发的治学习惯。此后50年,他的研究横跨鲁迅、郁达夫、周作人、梁实秋、徐志摩、张爱玲等众多作家,学界有“阿英之后有子善”之评。

张爱玲研究是陈子善用力最深的领域。从1987年起,他便致力于张爱玲生平及集外文的查考,相继出版《说不尽的爱玲》《张爱玲从考》《不为人知的张爱玲》等多部著作,不断发掘张爱玲散佚的作品与书信,成为海内外张爱玲研究不可绕过的学者。此外,他在旧报刊中发现了鲁迅致郁达夫的佚简等珍贵史料,并主编《现代中国文学》。

他将自己的工作比作“探案”,在故纸堆中寻找线索,把散落的历史碎片一一拾回,还原文学史更为完整的图景。2024年,他出版《长相思集:我与文坛名家的往事》,追忆与冰心、冯至、金庸、林文月等名家的交往,既是对前辈的怀念,也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望。

盟缘山高水长

陈子善于198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。入盟以来,他积极参与盟内组织的各项文化活动。2019年,他出席“盟盟文化界别组织建设”专题大调研并发言。他还以《漫谈海派文学和文化》为题为民盟市委机关干部开设讲座。

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期间,他与多位盟盟前辈结下了深厚情谊。系里曾安排他给年事已高的许杰先生当助手,每周一至两次到许先生家中协助处理事务。他回忆,许先生每次总吩咐家人先上茶再谈事情,“老一辈都讲究礼数”。后来他去徐中玉、钱谷融等先生家中,也是如此。

他与钱谷融先生的交往尤为深厚。“钱先生是看着我在学术上成长起来的,不断鼓励我。”陈子善说,钱先生治学宽容,深谙因材施教之道,对其偏重考据的学术路径以欣赏的眼光予以关注。“几位盟盟前辈不但在学术上,更在处世之道和人生智慧方面潜移默化地给我以启发。”

在5月23日下午召开的“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与学科建设——陈子善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座谈会”上,陈子善学生、民盟市委宣传干部殷志敏谈到:“身有风骨而低调、品温润而谦和、人纯粹而通透,是陈老师的‘盟味儿’,也是盟盟先生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精气神。”

书写与“赶场”的退休生活

2019年,陈子善从华东师范大学荣休,但他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工作并未因此停歇。他仍主编着《海派》丛刊,继续从事现代文学史和海派文学史研究,各类学术讲座、新书发布会、读书会上,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。

近年来,他频繁亮相上海书展等文化活动,以旺盛的精力活跃在公众视野中,被读者亲切地称为“书展劳模”。

谈及数十年史料研究的体会,陈子善说,自己的研究归根到底就是在做一件事——把那些被遗忘、被忽略的作家和作品重新找回来,放到文学史应有的位置上。他将自己的研究概括为“识大作家之‘小’,识小作家之‘不小’”。在他看来,现代文学史并非由少数大家构成的单线条叙事,而是由无数作家的创作交织而成的丰富图景,那些散落的篇章同样不可或缺。他说,这件事还远没有做完,他会一直做下去。(作者系民盟市委机关干部)

第三条路

●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薛舒



小时候,每到暑假,总要去外婆家住上一个多月。从我家到外婆家,全程一个多小时,转两次公交车,途经二十个站点。那时候的公共汽车开得很慢,乘客也不着急,晃悠悠地开着,就到了那个我最喜欢的三岔路口。

三岔路口由三条大路交集而成,中间的三角地带带着一块巨大的宣传板,大到可以遮挡住半片天空,橘红底色之上,爸爸、妈妈和孩子的三张笑脸开得热烈而又例行公事,像照相馆橱窗里陈列的标准合照。

见到宣传板,就意味着还有一站路外婆家就到了,它是开启我暑假生活的大门,前方迎接我的,将是无边无际的欢乐海洋。海洋里有外婆的糯米百合绿豆汤,有舅妈从自留地里拔回来的甜芦粟,还有井水里“冰镇”了半日的西瓜……当然,还要约上表哥和表妹,顶着烈日去农渠里捉小鱼,或在傍晚时分集结一众小孩,玩“行军”游戏,目标,还是三岔路口,跟着公共汽车开远的方向,走一站路,到达那块巨大的宣传板,那个欢乐的起点。

步行去三岔路口多半是我的提议,仿佛,我要一次次走到那扇大门,假装暑假刚开始,一次次到达,一次次重启欢乐。行军游戏遭遇的反对越来越频繁,直至临近开学的最后几天,我被所有人抛弃,他们全都守在那台新买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前,而我,终于踏上了一个人的征程。我迎着夕阳,孤独地走向那张几乎遮挡住大半片天空的宣传板。

站在三岔路口,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,三条并不宽阔的柏油路在昏暗的天色下通向三个方向。一个方向,是我来时的路,那里有我的父亲和母亲,我的小学和无穷的作业;另一个方向,就是一站之远的外婆家,离开只有三天了,那里的快乐已经所剩无几。三岔路口藏着一枚切换我情绪的按钮,当我站在路口,想象着即将走向哪里,这决定了我的欢乐或忧伤。

至于第三个方向,那里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,据说通向黄浦江、南京路、西郊公园,以及更远远的天南海北,于我而言,那只是一条无感的未知之路。

重新步行回到外婆家,天色已经全黑,外公挂着严肃的脸;玩到天黑回家,这样不好,外公垂着眼皮,仿佛羞于批评他的外孙女。他是一个内敛而分寸感极强的长辈,他素来认为,教育我,应是我父母的权利与责任。那天晚上,我躺在蚊香氤氲的帐幕中,睡了一个郁郁寡欢的觉。天亮后,我便迎来了回归的日子。

回家后,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,补了大半暑假作业。傍晚,母亲推门进来,那么用力?出来吃饭了。

我藏起还留着不少空白的暑假作业,抬起汗津津的脸:不想吃。母亲伸手在我额头上摸了一下:出那么多汗?没发烧啊!

不知道母亲按到了哪个情绪按钮,我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父亲从门外探进脑袋,笑着说:哎呀,哭了?是想外婆了吗?

好吧,就算是我外婆了,就算是我吧!我顺势点头,哭得愈发肆意,仿佛宣泄某种被理解之后的释怀,又仿佛为永远无法被理解而哀痛……

很多很多年过去了,我长大了,成年了,我几乎忘了童年的那个三岔路口,以及那块藏着情绪按钮的巨大的宣传板。

某天,开车去浦东参加文学活动,跟着导航行进大半,突然发现前方竟是那个三岔路口。是的,四十年过去了,它还在。三条马路比记忆中宽阔了几倍,巨大的宣传板变成了顶天立地的广告牌,三口之家的宣传画已被高尔夫球场的广告替代。

我开着车从三岔路口穿越而过,童年时从未去过的第三个方向,在后视镜里无限延伸,远远得仿佛没有尽头,它通向的是黄浦江、南京路、西郊公园,以及更遥远的天南海北。今天,它是我的来路,我就是从这条路,来到了三岔路口。

那块顶天立地的广告牌,依然遮挡着大半片天空,然而,我发现,我的情绪已经不再被它左右。

原来,除了通往欢乐与忧伤的两条路以外,从来还有第三条路。(作者系民盟金山区委员会盟员)

君子正义 女中豪杰

——参观常州“史良故居”有感

●林燕



她,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司法部部长;她,主持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律——《婚姻法》的制定工作;她,是著名的“七君子”中的唯一女性;她,先后担任了第二届民盟中央主席。1900年,被毛主席誉为“女中豪杰”的史良先生,出生于常州青果巷的一处民居。现在,这里已成为“史良故居”。

走进故居,馆内的展陈从“仁·温良存初”“智·巾帼英豪”“义·银盾律师”“勇·救国君子”“忠·法政女

杰”“洁·赤诚冰心”六个维度,全方位展示了史良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,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全面而清晰地认识她。史良先生的人生之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。她14岁萌发了初步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,19岁参加五四运动宣传演讲,22岁立志成为律师为民请命,25岁因参加“五卅”运动被捕。民国时期,她是上海声名远扬的律师,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,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不懈努力。她被捕入狱后,即使蒙冤被诬依然不卑不亢:一方面认真学习,为自己“爱国无罪”寻找依据;另一方面积极帮助监狱中的女犯审核案情,撰写诉状,教她们识字、读写,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在办理妇女案件的过程中,亲眼所见的一桩桩实例让她了解了当时中国妇女所承受的压迫,促使她进一步认识到,一个社会只有妇女解放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解放的道理。

抗战胜利后,史良先生和民盟其它领导人一起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,为争取民主、反对独裁,争取和平、反对内战进行坚决斗争。在白色恐怖下,她从从事民盟的地下工作,在宣传民主、保护民盟组织、联系群

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

新中国时期,作为中国妇女界的代表人物,史良贡献卓越。她提出新政协委员应提高妇女代表的名称占比;她参与制定的《婚姻法》废除了包办婚姻,实行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、一夫一妻制,有效维护了妇女权益。她还将自己因承办遗产大案获得的上海十余幢房屋全部捐献国家,一幢三层小楼拨给民盟上海市委用作办公。1985年9月,史良先生长辞于世,没有留下任何遗产。

走出故居,西墙边一座名为“托起男女平等之手”的雕塑格外引人注目:一只女性的手稳稳托着一架代表正义的天平,天平两端分别托托的符号象征男女,寓意“法律面前男女平等”,这正是史良先生一生为民主、自由和女权而战的生动写照。

重温民盟先辈史良先生的点点滴滴,感受她巾帼不让须眉的风范、唇枪舌剑据理力争的气概、为国家建设发展出谋划策的真知灼见,她的精神和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,留存于每一位民盟盟员的心中。

(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工商银行委员会盟员)



▲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油画100x81cm 作者:郑寒

郑寒:民盟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、上海工艺美术学会副会长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。

他的名字写在水上

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赵柏田

吸着学翁翁。”

最后是白发相推的落寞,只因没有知己,头发落得两鬓都空了。“山阴约曳无知己,窥镜持多鬓欲空。”

卧吟行醉,人活到了这样子,还有什么营求呢?日子虽穷,好歹还有一张古琴,所谓年老,也不过新生儿丛白发。山鸟踏上枝头,红果落下,家童引丝垂钓,惊走白鱼。我有白云相伴,根本用不着要王侯知道我的姓名呀。“潜夫自有孤云侣,可要王侯知姓名。”

《山中寄吴瞻十韵》是写给好友吴瞻的,详述了山居生活种种:“莫问终休否,林中事已成。盘餐怜火种,岁计付刀耕。掬水皆花气,听松似雨声。书空翘足卧,避迹侧身行。果傍闲轩落,蒲连湿岸生。禅生知理理,妻子笑无名。更拟教诗苦,何曾待酒清。石溪鱼不大,月树鹊多惊。砌下通樵路,窗间见县城。云山任重叠,难隔故交情。”难为他把山居日常与人伦合并着来写,却又不见苦辛态。

方干可能是属于那种有语言洁癖的诗人,人生不顺,故发为“高坚峻拔”之语,在晚唐纤靡甜俗的文学空气中,也算是自创一格。

《唐才子传》把方干的文学天赋归结于家庭诗教。据说方干的外祖父是大历年间著名诗人严维的弟子章八元。另有一种说法,方干的诗艺继承自元和年间睦州诗人徐凝。李颀曾向方干学诗,后来李颀做了姚合的女婿,考中进士,好友、诗僧贯休作诗向方干道贺,“弟子已折桂,先生犹灌园”,可谓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
《唐才子传》给诗人写传,每用这种段子手笔法。方干的朋友孙郁在方干去世后所写的小传中说,方干曾拜谒杭州刺史姚合。初次见面,因其容貌丑陋,姚合很不得见,待读过方干诗稿后,为其才华所动,于是留下款待数日。这事大

概是确凿的,日后姚合去世,方干有“寒空此夜落文星,星落文星万古名”诗哭姚合。

四

方干到过上虞,坐船去朋友李侍御的庄园游玩。途中他遇上了一场大雨。“昼潮势急吞诸岛,暮雨声回露半村”。夏日骤雨初歇,云开处,露出了半个村庄,很有浙东乡村的野趣。

造访东山,应该就在这次上虞之行。他没有入云亦云地抒发对谢安的敬仰,引起他兴趣的是东山的瀑布:“遥夜看来疑月照,平明失去被云迷。挂岩远势穿松岛,击石残声注稻畦。素色喷成三伏雪,徐波流作万年溪。不缘真宰能开决,应向前山杂淤泥”。方干说,晚上看瀑布,最好有月,白天被云遮挡,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以月照云迷写瀑布时有时无,诗思奇特。中间二联,写水石相击、瀑布流注的声势,声色兼具。结联赞造化之功,要不是造物主造此瀑布,前山就要堆满淤泥了。是一首挺中规中矩的咏物诗,没作拔高之语。

咸通七年(866年)暮春,诗僧贯休曾到镜湖探望方干,有《春晚访镜湖方干》记其事:“幽居湖北滨,相访值残春。路远峰峰雨,时多搦掇人。蒸花初酿酒,渔艇劣容身。莫讶频来此,伊余亦隐沦。”日后贯休入蜀,又有诗寄方干。

方干有《赠江僧》:“忘机室亦空,禅与沃州同。唯有半庭竹,能生竟日风。思山海月上,出定印香终。继后传衣者,还须立雪中。”此“江南僧”即指贯休。

此后数年,贯休圆寂于蜀中,两人再未见面。方干终老于镜湖,归葬桐江,他的名字写在了镜湖的水波上。(作者系民盟上海市文化传媒委员会盟员)

话史论今

唐大中年间,桐庐人方干多次考试未第,隐居镜湖畔。

湖的北面有一座茅草书房,湖的西面有一座松岛,每当清风明月,方干就带着小儿和邻居老人,撑一艘轻便小舟往返于书斋与松岛之间。

辛文房把这个场景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《唐才子传》方干小传里,并说方干虽然家穷,却把居所布置得别出心裁。他有一把上好的古琴,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,兴致上来就随手弹上一曲。

桐庐是出隐士的地方,自从东汉时余姚人严光耕于富春山,七里滩的严子陵钓台几乎成了历代文人的通用代码。方干的出生地离钓台不远,他的旧居应在钓台附近的白云源。

北宋景祐年间,范仲淹任睦州知州,到过白云源。那时住在白云源的已是方干的第8代孙了。在范仲淹看来,方氏后人继续秉持了他们祖先的隐士传统,是一丛藏在深谷里的幽兰,散发缕缕“清芬”。方氏便把“清芬”作为闺名。

年轻时的方干对严子陵却颇不以为然。曾经,对着一江急逝的流水,他大言不惭地说:“前贤竟何益,此地误垂竿。”严光在此隐居,还不是垂竿而钓耽误了年华。那时的他求名未遂,寸心如火,想要谋得一个好出身出来做事,此语虽是调侃,也是自警吧。

可惜方干多次赴考都没有得第,投出去的求荐信也都石沉大海,究其原因,只因他相貌丑陋,还长着兔唇。成书于北宋的《古今诗话》说:“干虽有才,但科名不可与缺唇人,使四夷闻之,将谓中原鲜士矣。”怕他长相不好有碍国际观瞻,这理由够荒唐的。

很长一段时间方干隐居不出,据说是去找良医了。但结局很悲催,“十年后,遇医补其唇,而干已老矣”。

方干有否去整容补唇暂且不论,他年轻时仆仆于两京,应是确凿的。落了第,他也不急着回浙江老家,公卿贵戚中喜好诗歌的不少,这些人争相延请他入幕。

方干回浙江后,只要听说越地哪里有园林名胜,就想想方设法造访园林主人,没几年,就把越中园林都题遍了。其间,一个官场有力人物看中了他。此人乃浙东观察使王龟。王龟向朝廷荐举方干,奏表都起草好了,此事却因王龟猝死告吹。这是方干离官场最近的一次。

唐时镜湖,从郡城向南至禹陵,会稽山麓有一长堤,界为东西二湖,方干隐居在东湖的小岛。“湖北湖西往复还,朝昏只处自由间。暑天移榻就深竹,月夜乘舟归浅山。”《湖北有茅斋,湖西有松岛,轻棹往往,颇谐素心,因成四韵》

《玄英集述注》评:“以自由二字作字,中二联最得自由之趣味,末以归隐之早作结,亦不外自由意。”

这个九世纪的平民诗人,自称是个懒惰愚笨的人,早就习惯了寄迹荒野。“偶斟药酒欺梅雨,却著寒衣过麦秋。岁计有时添橡实,生涯一半在渔舟。”《鉴湖西岛言事》偶尔喝杯酒药酒,挡一挡梅雨侵袭的寒气。都初夏了,穿的还是冬天的衣服。余粮不足,有时只能添点橡实充饥。一半生涯都在渔舟上度过,这生活真是简单到了极致。

他说,每日的生活都和村里人家相同,连烧茶都是向邻家翁学的。“日与村家事渐同,烧茶